



星月微笑

手語翻譯員 陳怡如

那天夜裡，走出戶外，猛然被閃耀的光芒吸引，抬頭一看，月亮在微笑耶！

閃閃發亮的兩顆星星，不偏不倚成了點綴的眼睛，和一彎新月構成動人的畫面。

當時只覺得新奇，後來才知道是個奇特的天文景象，錯過了可就得等明年囉。

接觸手語已有一段日子，遇過不同的聽障學生，其實手譯員就如同滿天的星斗，只是將微弱的光芒盡情展現，而聽障學生才是那關鍵的月亮。若砥礪自己成為上弦月，就能展露微笑；若放縱自己成為下弦月，只能鬱鬱寡歡。

樂樂就讀A大中文系的假日在職班，習慣使用口語，手語是在進入職場後學的，稱不上流利，主要是用作輔助的功能(本身很少使用，只在別人口語或嘴形不清楚的情況下借用手語釐清)。平時一般的課程，學校安排筆記抄寫工讀生，而專業課程，則安排手語翻譯員輪流協助。其實她口語流利，又有FM調頻系統協助收音，一開始我甚至認為她不需要手語翻譯員，但她卻覺得專業課程難度高，希望有手語翻譯員協助，避免漏失重要課題(所有的課程都由她和手語翻譯中心的人員討論，來決定該安排筆記抄寫員還是手語翻譯員)。

筆抄員的筆記她都會再謄寫整理、消化吸收，手譯員翻譯時她自行抄寫筆記，回家也會找時間再統整、抄寫整齊。你能想像一位聽障學生的筆記是班上其他同學爭相借閱的情形嗎？你能理解一位聽障學生的國文字詞語音測驗是班上少數滿分的嗎？你能相信一位聽障學生可以分辨聲韻學中清濁音、陰陽韻、甚或發聲位置嗎？樂樂讓我見識到這些驚喜。

也許你覺得她的表現超乎常人，是的，很多人的想法只是來混個第二專長的證書，因為其他同學都有穩定的工作，尤其在平時週一至週五為五斗米折腰之後，假日也沒多少精力可以施展了。有時我甚至同情起樂樂，當其他同學受不了瞌睡蟲的誘惑紛紛倒下時，她因翻譯員在場還是強打精神，這時覺得手譯員不是在協助她，而像在監督她。

聽障學生在學習的路上勢必會比其他人辛苦一些，不打瞌睡就是其中一項酷刑。聽障學生沒了聲音的刺激，課堂原就少了點趣味，若是再碰上艱澀難懂的理论課程，和周公下棋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命運，要一般學生不打瞌睡已經是很大的苛求，更何況是對如同欣賞默劇的聽障學生。我想樂樂也不是天生就這樣超能的，但她付出的努力，讓人打從心底深深佩服。

變成下弦月，不用說我想人人都會，而且可能正在這麼做；但是如何成為微笑的上弦月？是知道方法也不一定做得到，而且可能不願意做。我所看到的樂樂，付出的絕對比我知道的多更多，因此她的天空掛著大大的笑臉。

天文現象的星月微笑難得一見，現實中的星月微笑則事在人為。家人、朋友、師長、同學，所有的助力都只是繁星點點，若是有幸遇上發亮的星斗，也該努力讓自己成為月初的新月，教人生有如星月輝映，微微一笑。如果不幸今夜星光黯淡，只要自己堅持是那一彎上弦月，人生也必然譜成令人動容的星月微笑。

親愛的你/妳，準備好讓嘴角上揚了嗎？★

